

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

普来维梯彻公司

夏有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普来维梯彻公司



责任编辑	刘健屏
策 划	刘健屏
封面绘画	姚 红
装帧设计	冯忆南

ISBN 7-5346-0375-7



9 787534 603754 >

ISBN 7-5346-0375-7/I · 83 定价: 3.80 元



90157823

中 华 当 代 少 年 小 说 丛 书

普来维梯彻公司

夏有志

L287.4

1139



50956/16

那天下午，空空的脏兮兮的教室只剩下五个人。

那是答完期末大考最后一份试卷的下午，在经过步履维艰心力交瘁一道题一道题挣扎，终于挣扎到下课铃响，交卷儿之后，高一(1)的四十九个人都甬提多轻松了。从这天开始，甬管考好考坏考糊考砸了锅，全都不再劳神了。四十九分之四十四都龙卷风般跑走了，去踢球去看电影去溜冰去蒙头睡大觉去逛商店去……反正这学期腻味死人的学习结束了，反正，把人捂得青白粉绿的大号儿蝈蝈笼子的教室，咱们拜拜了您哪！

当男男女女笑着叫着闹着拥出去以后，空空的脏兮兮的教室，只剩下四十九分之五还坐在那里，这五人是：

劳格达

荞麦皮

四眼儿

美丽痘

肯德基

五人当中，除劳格达是真名实姓外，其余四人的称谓皆为绰号儿。在高一(1)的男生群儿里，几乎人人有绰号这玩艺儿，

唯独劳格达没有，其原因何在，没人能说得清。

五人坐成一个扇面，有绰号儿的四个坐在扇形的弧上，劳格达坐在扇形之弦的中点，也即两条半径相交的圆心上。

劳格达不动声色静候教室外面的嘈杂声远去，消失。有给人故意制造几分神秘气氛的感觉。

那四个，愣愣怔怔泥胎木雕般呆坐，个个眼前晃动着一缕问号。

那天下午，虽早已进入数九寒天，可天儿该冷不冷。疲乏的夕阳像泡在酸醋里的鸭蛋黄儿，斜溜溜软塌塌挂在西边的枯树枝上。教室的空气由于半小时前被考试的人们使用过于浪费，变得有些发霉的味儿。

直到确保教室外面不会有人窃听，劳格达才亮出他的谜底。

他从自己的课桌里拽〔dèn〕出一张纸，有一本杂志那么大，打开来，有晚报的二分之一大。

刷啦，劳格达展开给对面的四位看。

那四位的脖颈顿时伸长了许多，都大眼小眼紧紧盯住了它。

PRIVATE TEACHER 公司为您服务

芳华小区的诸位家长：

您不想让您的孩子考上一所好的理想的高中吗？您不为您的孩子在寒假期间没有教师辅导忧而惶之吗？

我公司特聘去年高分考入重点高中现高中一年
级品学兼优之尖子高材生若干名，专门为初三学生
充任假期家庭教师，他们将高效率高质量上门为您的
孩子辅导各门功课，并备有市级重点中学历届中
考复习资料及各科应考练习题。

如有意者，请与芳华小区西二楼居委会常淑芝
同志联系。

Private teacher 公司 劳格达

有绰号的四位，一霎时都忘记了呼吸，只傻乎乎盯着那张
广告，好像它是从外星飘来的。

“怎么样，哥儿几个？”劳格达的目光像绳子在四人面前一
抡，“想不想寒假靠自个儿的本事挣它几十块钱？”

“吭，吭，”肯德基的鼻子又大又尖且钩，最近因伤风不甚
通畅，“Private teacher 是什么意思？”

“这都不懂？普来维梯彻是家庭教师的意思，英文音译。现
在到社会上去干什么事最好用外文做招牌：一，沾了洋味儿，
你就身价倍增；二，用外文可以唬人，显得咱们有高水平。”

“常淑芝是谁？”美丽痘问。

“我雇的一个老太太。原先她和我们家是同一个大杂院的
邻居，现在凭着在街道上工作练出的手腕儿，愣是在芳华小区
住上了二室一厅。”

肯德基：“你干嘛选中芳华小区？”

劳格达：“一，咱们不能在自家门口搞这一套，老街坊多，不但对咱们知根知底，而且你好意思收费？二，我了解到，芳华小区的初中生没几个是重点学校的，他们的家长都特着急，只要咱们说能辅导他们的孩子考上好高中，他们谁也不吝惜钱，真的，让他们出血都行。”

你小子太绝了！荞麦皮心里叫道。

“劳、劳格格达，”荞麦皮有些结巴，劳格达三字在他的舌头上比一座山还沉，“我的舌头不不不大利落，我能干啥啥什么？”

“荞麦皮，别急，有你的活儿干呀！我心里有杆秤，挑你们四个，绝没一个窝囊废。你英语好，书法好，抄抄写写刻刻印印的，有你发挥才能的时候！不过，咱先得把丑话说在头里，你这活儿可比他们当教师的要少收入三四成。”

四个有绰号儿的屁股全都像太空人失重一样，谁也坐不住了。

四眼儿是有名的格言收藏家，这时莫名其妙来了一句：“对待荒唐的唯一办法，就是承认它。”

格言出口，又觉得用得不够恰当。他摘下眼镜，用手绢儿擦拭起来，一双微凸的眼球儿向上翻着看天花板，仿佛天花板上印着他抄录的格言集。

劳格达把自己的目光平均分配给对面四人，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故意拖长沉默，玩儿老练。哼哼，我早料到你们会坐不住的！他从对面脸上读到了兴奋、激动、跃跃欲试的表情，嘿嘿，一个个的心尖儿都被我的羽毛给撩得痒痒起来了是吧？哈！

他浅浅地歪嘴一笑，站了起来。

“我先去趟厕所。”他慢条斯理地把那张广告对折又对折再对折装进兜里。“你们哥儿四个好好商量一下，愿意跟我干呢就干，不愿干呢，我去另找别人，咱们谁也别勉强谁。”

劳格达说完刚要走，那边的四眼儿猛地一蹦高，发神经似地叫了起来：“嗨，要想享受快乐，那就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

一句格言终于被他回忆起来了。

劳格达：“四眼儿，我听你说过几十条格言，还就是今天你这句说到了点子上。”

扫了一圈那三张脸，他转身走出教室。冷冷的，淡淡的，对谁都没一丝儿的请求。

轻轻地一开一关，劳格达没了，只剩下一个漆成米黄的门。

四双眼睛凝视着那门板，足足有十几秒挪不开。你把我们哥儿四个召来，又是广告又是鼓簧之舌，好么，把我们哥儿四个给扇呼得个个面红气喘摩拳冲动了起来，你本该趁热打铁立马把招聘工作结束，可你一甩手儿走了，把我们扔在屋里，你转的是啥主意？

劳格达这人，整个儿是个让人猜不透的人，同学了一学期，连他的姓和名也让人琢磨不透。

劳·格达？

很守时，一泡尿功夫，劳格达推门走了进来。

美丽痘：“我拿定了主意，就干他妈一寒假家庭教师，钱不钱的倒不在乎，我就是想尝尝玩儿教师这一行是什么滋味儿。”

荞麦皮：“我愿意干！只要不派我去去去上课，让我干什么都都行！”

肯德基一向沉默寡言，凡遇思考，右手的拇、食二指总爱合在一起揉搓独一无二的大鼻子，此时的拇食二指刚从鼻尖上撤下来。

劳格达：“肯德基，你主意拿定没有？”

肯德基：“吭，吭，我只是怕……”

劳格达：“怕什么？”

肯德基：“怕，吭，吭，怕人家家长信不过咱们，我，我……”

真是三脚踹不出个屁的老鳊儿！劳格达转向四眼儿：“你？”

四眼儿：“我本人倒是挺乐意的，我就是怕天天去给人家上课，我爸他不同意，他准会说又不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正当吗？老师允许吗？保证在外面不学坏吗？”

劳格达：“四眼儿，你记了那么多的格言，可惜都是名人死人伟人的，总之——是别人的，怎么你就不会自己创造一两句格言？”

“自己创造格言？”四眼儿近视镜片上的漩涡一霎时加深了许多。

“好吧，我给你编句格言。”劳格达双臂在胸前一抱，做了一个沉思状。良久，猛一拍讲台桌：“有了！你听着：有时，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使是诚实正直的人，有时，也得——说几句谎话。”

“你是说？”四眼儿的眼睛在近视镜片后面眨个不停。

“我是说，对于至今还把高中生当作雏儿崽儿的家长，适当对他们说说谎，不但是一种反抗，也是表示自己已经具有独立人格的标志。”

这句自制的格言，把教室的沉默一下子挑破了，美丽痘女声般尖起嗓子嚷：“劳格达说得一点儿不错，就是这么回事！拿我来说吧，我三天两头儿拿瞎话蒙我家老 K，你们猜怎么着？我家老 K 反而更疼我了，我不是吹，你们瞧瞧——”

他从钱包里掏出一把钱：“不瞒你们哥们儿，瞧，这几张大团结，哪张儿哪张儿都是我用瞎话从我家老 K 手里蒙来的。”

对他的话得加点注释：老 K，爸爸；大团结，10 元面值的人民币。

荞麦皮忘记了自己的舌头，也冲四眼儿嚷：

“四眼儿，你就编呗编个理由，就说咱们组织了一个复复习习小组，怕啊啊啊什么！咱又不是去干啥坏事，你就跟你爸说、说……”

嘿当！四眼儿毅然然而然站了起来，上牙咬着下唇想了半天，吞口唾液：“好，我干！”

2

荞麦皮：

劳格达硬拉着我去自选商场，在冻肉池里挑了一块瘦肉。

自动售货磅秤上显示出：

重量:1.62kg;贷款:15.55元。

好家伙,4.8元一市斤的瘦肉,他买了三斤多。

全身六个兜,他翻找了十兜次,最后用手抹抹天庭上的白毛儿汗,手心向上对我一伸:“有2块钱没有?”

我给了他。

“这是暂借,一小时后还你。”说完就催我跟他跑走交替到了芳华小区西二楼。他急急忙忙跑上楼去,十分钟后兴高采烈又跑了下来。

“给,这是你的2块钱,说话算数,没超过一小时。”

他手里的票子只剩下两张:一张5元的,一张5角的。

我在心里搞了下速算,对得数产生了疑问。

“格、格达,明明是十五五五块多钱,你怎么才收他七块五五五毛钱!”

一定是我的憨傻呆也相儿使劳格达得意得有些儿忘形了,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矜持;他心房装满了兴奋的啤酒,如果不喷吐出得意快乐的泡沫,他会受不住的。

“荞麦皮,你忘了,这个常老太太是我雇的。雇,就得付劳务费给她。现在,副食店的猪肉全是白花花的肥膘儿,我替她买到了精瘦肉;她先就是一喜;接着我说出价格,2.5元一市斤,她的老花眼一下子就放出了光;我又故意只说是三斤整,她是买东西的油子,手上一掂就露出满口假牙说,哟,份量还挺足啊。我心里话,那还错得了?你手上的肉,比三斤多出整整二两四呐!”

哦——我明白了——这小子是这样来付劳务费的!

“你赔钱替她买媛媛了瘦肉，她光是高兴可不行啊。”

“那当然啦！”劳格达的三角脸兴奋得红红的，几乎能看见毛细血管的血液在哗哗流，“她当场就表了态：嘻，还张啥榜贴啥广告，凭奶奶的两片嘴唇，你就赌(qing)着听好儿吧。再说你们办的也是好事儿，奶奶理当助你，我这就挨门挨户去给你们张扬，晚上来听信儿吧！”

真有你的！我敬佩地望了劳格达一眼，将来你小子准是当外贸部长的材料。

四眼儿：

吃过午饭，我爸望望窗外，对我说，今天天气很好，爸爸想出去散散步，你愿意陪爸爸吗？

他的这个邀请，对当儿子的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礼物。一年365天，我们父子很少能一块儿去哪儿蹦蹦跳跳散散心。我当即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穿上小大衣就跟爸爸到街上来了。

咱们去哪儿？爸爸慈爱地望望我。

您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哪儿我都挺喜欢。我抬起眼睛去接受爸爸温暖目光的爱抚。

他想了几个公园，想了几个展览会，然后苦笑了一苦笑。恐怕去哪儿都是人粥一样的拥挤，心会得不到休息的，咱们干脆到二环路新建的立交桥去转转吧，听说那是蜻蜓式的立交桥，全国第一大。二环路的空气一定不错，又不用花钱，你看怎么样？

我说，好，我正想去参观一下立交桥。说心里话，去哪儿对

我都无所谓，因为我的目的不在乎去看什么游什么玩什么，我只要能单独和我爸在一起呆一会儿，就是我莫大的享受了。

你们都知道，我爸是个小学教师。干他这一行不但工资菲薄，而且不大受人敬重，人们现在都爱称呼他们是“小教儿”。儿化音，在语法里常指可爱或小的意思，比如说冰棍儿，水饺儿，花儿，鸟儿，可——不知为什么，“小教儿”却总给人一种带有被轻蔑被奚落的味道。可我从小儿到现在，对我爸可是打心眼里尊敬的，虽然我曾梦想过我爸有一天能像养麦皮的爸那样是大学讲师，像美丽痘的爸那样当上副厂长，可是，我有个现在当小教儿的爸已经很满足了。

我爸别看地位卑微，可是他始终自自然然保持着洁身自好的品格，四十七年来，没有任何诱惑打乱过他的生活，他即使想干坏事也不知道怎样干，他对咱们现在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总是侧目而视，鄙夷不屑。在家里，他的一言一行，宛如一种清纯的芬芳，熏陶着我妈我姐和我。

他成日成日地被教案和作业本缠得精疲力竭，几乎分不出身心来爱他的儿子。有一次他愧疚地对我说，小铭，爸爸本该好好辅导你的功课，可是……唉（他近来常爱轻轻叹气，不过每次叹气时都不太沉重，）爸爸年年只教小学算术，对你现在学的高中数学早就生疏了，有的高中题目爸爸也有时解不出来了，小铭，爸爸有负于你呀……

我很同情爸爸，为了让他高兴，为了让他不失望，我就像他一样抑制各种各样的诱惑，不分心，不贪玩儿，不学坏，一心一意用功。

我明白，爸爸今天兴致这么高，心情这么好，一大部分是因为今天早晨他看了我学生证里的成绩单（我这学期得了5个优，3个良，没有不及格）。他在为他有一个听话用功品学兼优的好儿子而自慰。我这样猜想。

我爸不爱讲话，我也找不到适合两代人都感兴趣的话题，于是，我们父子俩就那么心情恬淡地默默走啊，走。

往日在忙忙碌碌中，很少注意街上的行人，今天，心一闲一静，我忽然发现满街的行人都在为我表演他们不同的忧愁、兴奋、幸福、不幸和焦虑来了。

满街的广告，满街的流行歌曲，满街的商品，满街的豪华和繁荣和贫穷和粗俗和高雅……人流如潮一浪一浪向我和我爸眼前涌来。

人人都在奔波忙碌，他们每个人的目的地在哪里呢？哦——我忽然悟到了些什么——人人都努力寻觅自己所陌生的，人人都向往追求自己所没有的或将要有的，这样，总是人多的地方去的人多，总是人少的地方去的人少，于是，现在的社会就出现了倾斜。

而我和爸爸呢，我们却要去人少的地方，我们想躲开市井的嘈杂，那么，我们父子俩寻觅的是什么呢？我们向往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偷眼望望爸爸，只见他布衣华发，朴实清贫，而眼神却平静而漠漠。我和他越来越接近了，渐渐成了并肩而行。

爸，我轻轻叫了声。爸，我想求您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什么事你说吧，只要对你的成长有益，爸爸一定支持。他

伸出胳膊把我的肩头揽在他怀里。

我想对爸爸说，我想说从明天起我每天要去参加班上同学组织的寒假复习小组，可舌头在嘴里蠕动了几下，却说出：爸，我班劳格达搞了个普来维梯彻公司，也就是寒假家庭教师服务公司，是个很正当的组织。你知道，我最大的缺欠就是社会经验少，您爱我，妈疼我，可您和我妈不能保护我一辈子呀，如果我总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总是不去接触社会，将来我毕业后走上社会，一点儿社会经验也没有，我那时可怎么应付整个社会啊，您看看这一街的人多么陌生多么……

我爸的两只脚被我的话给钉在了地上，他忽然间变成了另一个人，没了笑容，没了温情，脸色十分严峻而古板。这事儿，你们班主任知道吗？他审问的口气使我心里一颤。

我们觉得这是假期的事，没必要告诉老师。

那个骆……达，他……

他叫劳格达。我纠正道。

那骆戈大的品行怎么样，你了解他吗？

我本想说我非常了解劳格达，就像了解我自己的手指头一样了解，我想说劳格达为人正直，学习用功，还想给劳格达加上团支部委员的头衔，可我望望爸爸，一句格言倏地窜进脑海，狡猾是一种邪恶的机智。我又一次改了口：爸，我承认我对劳格达本人不怎么了解，不过……

说完“我对劳格达本人不怎么了解”后，我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我知道，这句话等于我必须向劳格达的公司提交辞呈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真是喜从天降！

就在这时，我望见不远的立交桥桥堍边上，清清楚楚站着我的可爱的两位同学。

劳格达和美丽痘。

他俩好像为了什么事在激烈地争吵，由于两人都集中精力在对吵，并未发现我们父子。

爸，您看，那边稍矮一点儿的就是劳格达，那个又高又胖的是我的同学徐斌（我没敢称呼美丽痘绰号儿），您是不是去见见我同学？

我爸忽然间忘记了在儿子面前的尊严形象，他示意我别出声，然后猫下身子，蹑手蹑脚领我溜到一堆还未清理走的砖礅后面。

美丽痘：格达，你把那盒烟还给我吧，对你实说了吧，在家连我家老K都管不了我，你他妈最好少管我抽烟的事！

劳格达：你知道你的身份么，从明天起你就是家庭教师了，为人师表，懂么！

美丽痘：我不会当着学生面抽烟的，再说……

劳格达：你怎么就不学好呢？一个中学生叼着根烟卷儿，像什么样子！还有，你看看你这长头发，男不男女不女的，美丽痘，咱们普来维梯彻公司，可都该做正派人，可不能有你这副榜样啊，对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要不改掉你身上的毛病，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美丽痘：那你到底要我怎样？

劳格达：先从这儿做起。

嗖——一盒香烟，呈抛物线抛入桥边的深沟里。

劳格达：走，我领你去理发馆，反正你有的是钱，我陪你去理个又美观大方又带点儿新潮味儿的学生发型，走吧！

美丽痘一脸痛苦，无可奈何随劳格达走了，远了，横穿过马路，在他俩和我们中间，只剩下连绵不断的汽车像一条项链排成串儿。

我爸好久好久才从我那两位同学的背影上把目光挪开。小铭，爸爸同意你参加那个骆戈大的什么公司了（这次，我又没有纠正他对劳格达的误称），明天你就去吧。噯，小铭，你还记得你上初二那年你写过的一篇作文吗？

噯，爸爸，您提的是哪篇？

就是那篇《锁》。小铭，别看那是你两年前写的，可当爸爸的，至今还能全文背下来，你听：

锁

——参观北京锁厂有感

我悲哀，锁厂的工人天天要生产那么多那么多的锁；我悲哀，锁厂的工程师要设计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锁：办公桌上的，保险柜的，对号码的，双保险的，弹力的，这样，抽屉、大衣橱和每一扇门，到处都有了锁，锁，锁！

我多么希望所有的门关上后就不必再担心，我希望不必再研究去辨识陌生人的指纹，我更希望锁厂的产品滞销，最好停产转产最后关门。

我盼望，让“锁”死在字典里，让全世界畅销信任，人